

J I S H

长篇反腐纪实小说
CHANGPIANFANFUJISHIXIAOSHUO

发生在(H)市的真实故事

易卓奇 / 著

隐藏在官场中的败类、蛀虫，策划追杀的连环套，
公然在阳光下涂抹黑暗……
较量智策，正邪碰撞，撕裂感情，最真实，
最直观地演绎阳光下的罪恶……

纪委在行动

权益之争

滋生腐败

正邪碰撞

惊动纪委

追

查

到底

光明日报出版社

J I S H I

长篇反腐纪实小说

CHANGPIANFANFUJISHIXIAOSHUO

发生在(H)市的真实故事

易卓奇 / 著

纪 委 在 行 动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委在行动/易卓奇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1
ISBN 7-80145-669-6

I. 纪... II. 易...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517 号

纪委在行动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17788-22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00 千字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669-6/1

定价: 25.00 元

权益之争,滋生腐败,隐藏在官场中败类、蛀虫,策划追杀的连环套,公然在阳光下涂抹黑暗。

正邪碰撞,撕裂情感,最真实,最直观地演绎阳光下的罪恶……

主要人物

- ◎欧阳文韬,原H市市长,现为副省长,王静茹之父,原市委书记车祸策划者,腐败分子,陈绍杰黑恶势力保护伞、幕后指挥
- ◎魏市长,代理市长
- ◎刘百川,市公安局局长
- ◎张志刚,原市委书记秘书,受迫害入狱、逃亡
- ◎江峰,H市公安局刑侦队长
- ◎柳玉,江峰之妻,原市委书记女儿
- ◎马忠义,刑侦队原副政委,后提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支队支队长,最终堕落为公安机关败类
- ◎秦小波,刑侦队侦察员
- ◎王静茹,侦察员,公安大学研究生
- ◎陈绍杰,摩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著名企业家,本市黑恶势力龙头老大
- ◎吴公,外号蜈蚣,特大逃犯、抢劫杀人犯,陈绍杰黑恶势力成员
- ◎叶彤,张志刚前女友,秦小波网上情人,蜈蚣的现实情人

—

张志刚进看守所以来没有一天不被“教训”，这种“教训”是他这个前市委书记的秘书所经历的一种见所未闻闻所未闻无法名状的人生磨砺，由不得他愿不愿意，高不高兴，没有选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

“睡里面那张床吧。”头说，他就得睡里面那张床，那张床正挨着厕所，臭得要命，平时没人睡，头来了之后就叫他睡，他没得选择，在里面他比谁都文弱，看上去谁都可以欺负他，何况是凶狠野蛮的头？

睡就睡呗，不就是一点臭味，有什么要紧？

“给我把饭菜送来。”头说，他就把饭菜给头送去，把自己碗里任何一点点好吃的东西都扒在头的碗里。

“给我把脚洗了吧。”头说，他就帮头洗脚，与其都来欺负，不如让一个人欺负，让头欺负了别人谁也不敢再欺负，他不拒绝。

“吹几朵桂花吧。”头又说。

这一回他不想干了。

吹桂花是干什么？是用管子插在便桶里吹气泡。有些人在号子里蹲久了没事干穷极无聊就想出了这招，一人吹泡，众人找乐。

他当然不想吹，不肯做这种肮脏无聊的游戏，他要报

纪委信访办

告看守民警里面牢头狱霸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可他还什么都没说晚上就被人蒙着被子一顿痛打，弄得皮开肉绽，好心的“牢友”告诉他，什么也别说了，忍忍气就过去了，要告没好果子吃。

没办法，吹就吹吧，他拿着根喝饮料的吸管在便桶里使劲地吹气，头不说停他就不能停，一直就这么吹下去，吹得气泡冲天，吹得大便沾满一脸，吹得一屋子的囚犯笑得前仰后合，头高兴了才说算了吧，这一次他就熬过了，但包不住下一次，头叫他吹他又得吹。

他好几次想告，想向看守民警反映，头儿太黑，“牢友”说什么也别说了，惹不起躲得起，这里面的蜈蚣最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蜈蚣？这里面有蜈蚣？蜈蚣在哪？

蜈蚣就是头儿，真名叫吴弓，外号蜈蚣，抢劫杀人犯。

蜈蚣没来的时候里面还算平静，没谁欺负谁，没谁逼着谁倒马桶（里面叫桂花桶），更没人吹过桂花，虽然也天天有磨擦，天天有打斗，但不黑吃黑，也没形成什么帮派和势力，蜈蚣来了情况就不同了，他自封为头，没人敢跟他争抢，因为他的拳头最粗，心最狠，他把每个人都整了一遍，没人比他强，他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头儿。别以为高墙会把里面与外界隔绝，其实外面和里面一样，都是一个社会，在里面，总有人日夜做梦都想做头，他们会千方百计绕过警察，趁警察没注意用拳头征服对手，征服了别人自己就是头，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生

存的形式对他们依然适用。张志刚没进来的时候蜈蚣没来，张志刚一到蜈蚣就突然被调进了看守所，没人是蜈蚣的对手，不久他就成了头。

张志刚当然无法知道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知道怎么被关进了看守所，更不知道怎么会遇上蜈蚣，一切都不曾想过。

头在里面就是皇帝，叫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没人不服的。谁家里送东西来了要先孝敬头，吃什么要让头先吃，头是老口子了，知道怎么躲过警察，知道怎么想法折磨人，厕所刚好维修，一段时间不能使用，要用便桶，蜈蚣就把几年前在监室里流行的吹桂花用上了，他特别关照张志刚，吹桂花叫张志刚，洗脸洗脚叫张志刚，大便小便都叫张志刚，小便帮他扶阳具，大便叫他擦屁股，最龌龊最肮脏的事都叫张志刚来完成，他进这间号子仿佛就是来折腾张志刚的，就是让张志刚折服，让张志刚乖乖地听他的。

张志刚不服，蜈蚣就拳脚相加，把张志刚弄得鼻青脸肿，张志刚就叫。

“怎么回事？”看守民警就过来问。

监房内立即就鸦雀无声，蜈蚣也停止了手脚。

“到底怎么回事？蜈蚣？是不是又欺负人了？”看守民警继续问。

“没有，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在锻炼呢，不信你问他。”蜈蚣指着鼻子还流血的张志刚说：“是吗？志刚？”

纪实文学

“是，是，锻炼，锻炼。”张志刚擦干鼻子上的血说是，他不敢说不是，说不是下一次受的伤可能会更重。

“别闹！蜈蚣，弄出麻烦来了你吃不完兜着走。”看守民警警告他说。

“是，是，我没闹，我不会闹，你就放心吧，政府，干部。”蜈蚣唯唯诺诺，看上去很听话。

看守民警说了两句也就走了。

下一次蜈蚣就不再加码了，张志刚终于被“驯服”。

不久张志刚就知道蜈蚣是对着他来的，蜈蚣在逼他要一件东西：“说，东西在什么地方？”蜈蚣把张志刚推到墙角，揪住他的衣领问。

“什么东西？我听不明白。”张志刚不会说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

“还装蒜？我揍死你。”

“揍死我也不知道。”

“啪啪啪”又是一顿痛打，却什么也没得到。

张志刚这时才明白，在这里面他也被人盯上了，蜈蚣远不是个普通的牢头狱霸，而是被人派来的，专门对着他张志刚来的，张志刚在心里提醒自己，防着点，蜈蚣怎么打怎么闹他都不会让他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

蜈蚣什么招数都用尽，没用，张志刚什么都不会告诉他。

慢慢蜈蚣就明白了，单靠打，单靠折磨还不是办法，秀才可以服他，却不能信他，他要的东西他根本就不会交出来。

得想别的法子。

不久就有人帮他把法子想出来了：逃跑！

这天一个警察给蜈蚣送来了东西：“蜈蚣，家里送东西来了。”

“好哩。”蜈蚣走到门口接过东西，没露面的警察叮嘱了一句：“小心，别噎着！”

“放心。”蜈蚣把一扎香蕉扔给众人，自己就悄悄拿着东西到床上清点去了。

他知道从哪里能找到他要找到的东西，他很快从食品袋里打开了一个破了壳的熟鸡蛋，起出了里面的一张字条，趁没人注意他立即打开字条，上面写着：“今晚带人逃跑！”

蜈蚣有过短暂的震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把字条连着鸡蛋一块吞进了肚里，然后大声吆喝：“吃吃吃！”

晚上开饭的时候，蜈蚣把张志刚拉到一边，小声说：“慢点，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张志刚爱理不理。

“准备跑吧。”

张志刚惊恐：“什么？你说什么？！”

“跑！”

简直不可思议，跑？！他张志刚能逃跑？能做逃犯？受了这么多年的正统教育，当了八年市委书记的秘书，他会去当逃犯？莫说他没犯罪，就算他是个罪犯他能逃跑？他能到处受通缉？连想都不敢去想。

懒得理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跟他说什么都等于

纪实文学

没说。

“听见没有？跑?!”

“跑什么跑？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跑？”他有些不耐烦，他现在并没犯什么法，他要跑了就什么都说不清，他还得背个逃犯的罪名。

“你看你傻不傻？就因为你没犯法就更要跑呀。”

“你什么意思？难道没有罪还要跑出个罪来？”

“说你傻不是？你知道你怎么进来的？”

“我什么事也没有，有人诬陷我。”

“这不就结了？你想想，你什么事也没有都能把你弄到号子里来这是为什么？这不明摆着是有人要害你吗？你肯定对别人构成了威胁，要不就掌握了别人的什么把柄，你怎么就不过细想想？你一个前市委书记的秘书平白无故地被打进监牢里这是为什么？既然有人把你整进来还会让你出去？不跑你真想在这等死？”蜈蚣什么都知道。

“什么?! 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是谁？”张志刚就警惕起来，问。

“别傻了，张志刚，你背后到处是刀子，随时都可能被别人干掉，要想活命跟着我吧。”

“你不怕抓？”

“抓？抓什么抓？抓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不，我不跑，我要在这等个人。”

“等江峰？”

“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张志刚感到特别疑惑，他怎么知道有东西在他手里？他怎么知道他在等江

峰？江峰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要找江峰这个想法只有他和已经被车撞了的市委书记知道，蜈蚣怎么会知道？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我是谁无关紧要，我只想告诉你，别傻了，他能救你？”

“能，肯定能。”

“就在这里面？”

张志刚又点头。

“这可能吗？你的案子是市里专案组办的，与刑侦队没有任何关系，你凭什么跟他说？谁会让你跟他说？你怎么这么傻？”

“我……”

“真想见他？”

“真想。”

“他真能救你？”

“救不救都无所谓。”

“你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张志刚意识到什么，瞪了蜈蚣一眼，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好好，算我没说，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在这里你永远别想见到江峰，也永远别想做成你想做成的事，要想见他就赶快走，他出差刚回，我可以带你见他。”

“你？”

“骗你是孙子。”

“让我再想想。”张志刚没有马上答应。

二

江峰到外地出差才回，人还没到家，也没回队里，局长就把他叫来了靶场。

举枪射击的是个二十三、四岁端庄秀丽的姑娘，叫王静茹，公安大学的研究生，刚分到市警察学校教书，她不愿意，找局长说要换单位，局长本来要训斥她几句，你凭什么挑三拣四，把你分到警察学校就不错了，多少人进公安局都分到了派出所，甚至到了乡下，你留在学校一天也就是几节课，总不要晚晚加晚班吧，总不要天天搞案子吧，你还不满足？老局长话到了嘴边还是没说。一是对方毕竟是研究生，市公安局到现在还就这一个，是人才，应该尊重；另一方面，王静茹的到来好像有些来头，人还没来市长就打来电话说这个人要好好安排，老局长虽然憎恶这种做法，可也无奈，他不想因为一个人的安排不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他问她你想到哪里？在公安局内你到哪里都行，就他老头子一句话。

局长做好了准备，哪怕再热门的警种、再待遇好的部门，只要她提出，他都安排。

她却说她要到刑侦队，要当个刑警。

什么都好当，惟独刑警不好当，什么地方都好去，惟独刑侦队不好去，那不是个清静的地方，不是个享受的地

方，不是个什么人都能呆下去的地方，没案子的时候什么麻烦都没有，一旦案子来了，特别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刑侦队常常被弄得焦头烂额，案子破了好说，上上下下皆大欢喜，走路也扬眉吐气，案子没破就难受，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你都得听，谁都是你的大爷，那才是真正的孙子，走路都得夹着尾巴，你受得了？何况你还是个女的？

王局长说你还是别去吧，那地方不适合你，你也不适合那地方。

王静茹说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个女的？

王局长没有解释，一两句话解释不清，也没必要过多的解释。

王静茹说那好，既然你们不能满足我最起码的要求我明天就把档案拿到省厅。

她不是说的假话，还没毕业省厅就去公安大学要她，还答应她优厚的条件，住房，车子，还有职位，她没留下，她说她不想呆在机关，她想到基层，到实战单位去锻炼锻炼。

刑侦队就是她理想的地方。

既然她不能进想进的地方她当然只有马上离去。

刘百川活了大半辈子还没屈服过任何威胁，眼下却在这个在他看来还是个黄毛丫头面前屈服了。他知道研究生不是开玩笑的，说把档案拿走就真的会拿走，他希望能把真正的人才留下，所以他最终采取了屈服，在他决定之前他想弄明白她为什么要去刑侦队，为什么惟独对刑警情有独

纪委在行动

钟？

她说她要不干回刑警这警察也就白当了，就如同球队里的候补队员，很难有上场的机会，她不愿当候补队员，不愿永远当陪练，不愿老在球场外吆喝，要不不当，要当就要当最棒的队员。

这性格很对刘百川的胃口，他就喜欢这样的部下，就希望他的部下是最棒的球员，他在心里已经完全答应了王静茹的要求，但口里他没回答得那么直接，他说你想到刑侦队你得符合刑侦队的要求，我还得看你够不够这个条件？于是就有了这个靶场的实弹射击。

刘百川不是唯一的观众，还有江峰。

正在姑娘举枪瞄准射击的时候，江峰匆匆忙忙走进了靶场，本来他是要问局长他岳父、市委书记柳锦明车祸的事情，在他出差期间岳父突然出了车祸，他正在外地抓一个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听到岳父的意外灾难却不能回来，根本脱不开身，一回来他就急于想问这起车祸的原委，局长却跟他做了个手势叫他什么也别说，江峰只好一句话也没说，老老实实看着姑娘在射击。

“啪啪！”两声枪响，一个弹孔，正中靶心。

“好，好枪法！”刘百川拍手叫好。

江峰原本无心去看一个陌生姑娘的射击，只因为对方的枪法实在太棒，江峰无法回避。

靶子移近，三枪十环，且只有唯一的一个枪眼，江峰无不惊讶，“啊?! 好枪法！”忍不住问局长：“局长，这位是……”

刘局长这才彼此介绍道：“刑侦队长、局长助理江峰，王静茹，公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犯罪心理学的，刚分来，我把她交给你了。”

江峰有些意外地：“什么？局长，你怎么……”

“怎么把个女的分给你了？”

“刑侦队的情况您是知道的，这合适吗？”

“什么不合适？刚才还夸人家枪法好，怎么现在就……重男轻女！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么定了，这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是命令！”

“局长……”

“别说了，把人带回去，回家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局长走了一阵，江峰才像从梦里醒来，极不情愿地把王静茹带回了刑侦队。

江峰在刘局长那里什么也没打听到，关于岳父的车祸他还一无所知。

他匆匆赶回家里，妻子柳玉像盼到了救星回来一样，“扑通”一下扑到他的怀里哭成一个泪人。

他抚慰着妻子，帮妻子擦泪，劝妻子别哭，问妻子父亲的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除了哭泣什么也说不出。

江峰又问岳母。

得到的结果非常简单：就在江峰出差的第三天，父亲和秘书司机前去所辖的长宁县考察农业结构调整的情况，

绝
不
妥
协

路上突然刹车失灵，小车坠落十多米的山下，车身爆炸，父亲和司机当场死亡，秘书张志刚虽然跳车幸免一死，却很快成了罪犯。

江峰是侦察员，破案的老手，自然会提出许多别人想象不到的问题，诸如岳父的车子为什么会突然刹车失灵以前从来没有失灵过？为什么偏偏就在那个坡道上失灵？为什么秘书能跳车逃命岳父和司机却死守在车里？有谁知道市委书记会在那个时候经过那个坡道？车祸前有哪些人跟岳父联系过出事后又有哪些人举止反常？交警队是怎么鉴定？等等，等等。

柳玉和她的母亲知道的实在太少太少，几乎不能回答江峰的任何一个为什么。

有一点柳玉一直疑惑不解，那就是父亲出事的前一天还说要去北京，说是到北京有急事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委林书记，还说要去中纪委，机票还是柳玉买的，举止神秘，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可人还没去就出车祸了。

就这一点江峰就觉得岳父的车祸不那么简单，为什么明天要去北京今天就出了车祸？岳父为什么急急忙忙要去北京？要去找书记找纪委？为什么还那么神秘？找书记找纪委是干什么？

江峰隐约地感觉到这起车祸的背后好像藏着什么阴谋，到底是什么阴谋他现在还无法说清。

“爸找林书记什么事？”

“没说。”

“到中纪委又是干什么？”